１. 海胆和毒蛇和葫芦池

这个小镇居住着一只海胆。

我是在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报纸中知道这事的。

据报道，"大泉公园的葫芦池有只海胆"这样的传闻好像在暑假之前就开始悄悄地流传起来的样子。五月份的时候一位中年的专业摄影师就在草丛中目击到了正在移动的海胆，其体长大约有90多厘米。追溯到今年四月和昨年九月，和大泉公园的建造有关系的人持续发现很像海胆的生物。

我的家位于公园和公路之间的四层公寓的最上层，是个从阳台上望去，可以将葫芦池尽收眼底的好位置。在深夜，小镇睡着的时候，被白天的热闹吸引过来的弃猫们在公园的各个地方撕破嗓子般鸣叫，相互交错着，有时候声音清晰到能惊吓到人。

所以，如果有人因为发现海胆而惊吓得大叫的话，我家这里本应该能注意到才对。奇怪的是，这新闻才刚一报道出来就有许多人礼貌地”我好像看到过额””我也看到了”一个接一个地向记者陈述。当睡懒觉的我刚刚醒来的时候，看到早报上的新闻就匆匆地走到阳台上。此时公园里已经被来来往往的记者和凑热闹的路人们挤满了。连悄悄地向湖里投食的人都没有了。

我，喜欢海胆。不是那种出现在绘本和动画里的那种被拟人化的海胆，而是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混杂着水草的粘滑和泥土的气味的海胆。嘴能张得很大，肚子一直贴着地面上，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我们五分之一的速度行动的海胆。明明我对乌龟的壳都没有什么兴趣的，但从小想着什么时候能在骑在海胆背上一次呢。这是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的梦想。

有时候感到不开心且忧郁，“怎么办才好啊！”，像这样小声嘟嚷的时候，觉得被海胆吃掉也不坏吧。虽然海胆的牙齿像楔子一样尖锐，但是张开的大口可以一口气将东西吞下去，所以觉得应该不会有被老虎吃掉那样痛吧。也一定要比被上百头食人鱼吃掉要好得很多。

知道葫芦池中有海胆后，我又深陷“怎么办才好啊！”的时候，甚至开始思考要不要直接被海胆吃掉死了算了，还很认真地。

所以呢，

如果我想给海胆投食的话，一定是喂我自己吧。

某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变成毒虫了，好像有这种情节的外国小说。虽然我从来没有读过，但是变成毒虫的主人公的心情我还是差不多明白的。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结束几天后的七月初，我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毒蛇。

当然，并不可能真的变成毒蛇。这只是村八分的简称罢了。（“村八分”意思是：村民在“冠、婚、丧、盖房、火灾、疾病、水灾、旅行、生育、忌辰”十项活动中，如果有8项准则不能遵守并难与其他村民合作，村内所有人家都会与其绝交。八分在日语中叫ハチブ，省略ち后的ハブ也就是饭匙倩毒蛇的意思、所以这里翻译成毒蛇，实际上是被团体排斥了的意思）虽然这是名词，但也可以像动词一样使用，不毒蛇，毒蛇吧，毒蛇什么，毒蛇的时候，如果毒蛇了，被毒蛇，毒蛇！（全部把毒蛇当作排斥看）。总而言之，就是被人排斥，厌弃了。预兆、理由什么的，都没有。

“早上好。”

那天早上，我和平时一样充满朝气进入教室。但是哪儿也没有出现回应我的早安的话语。

怎么回事？感觉一天的好开始被毁了一样，但这个时候还是不在意地先做到自己的座位上。

“昨天啊，可糟糕了，电话录音出问题了。”

向近处的奈奈子搭话，但是奈奈子她居然，离开了，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这个时候有种胸前被塞了根粗糙的羽毛一样的违和感。我又斟酌一下话语，向旁边座位上的小绿搭话。

“能给我看下昨天的数学作业吗？有一问我不会。”

小绿也什么也不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嗯，你们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

想应付这个情况买个傻，但是声音不知道怎么的自己控制不住地微妙地颤抖。不会吧，这个。抱着最后的希望回头，背后的小爱却假装什么不知道的样子，侧了下脸。我碰触着烦恼着的小爱的侧脸上的痘痘的目光在小爱眼中好像应该被扔在垃圾箱的纸屑一样，唰唰地向地板落下。

难道······，不想承认的预感向确信转变，还没在脑中开始思考，朝向地板的视野中几双鞋子陆续的走进来。

抬起头后，四月同班后相处不是很好的沙耶子和一群经常跟在她身后的人，站在我面前。

“那个啊”沙耶子脸上浮现出冷笑，边说。“你，今天开始做毒蛇吧”

“美纪，真可怜呢”朱里的声音擦过我的肩，香织说着“加油吧”，还边把牙龈都露出来地笑着。

等等啊，我为什么不得不成为毒蛇不可！先和把理由说清楚啊！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我改不行吗？

并没有任何答复。为保持着自己的心情不爆发，仅无表情地盯着自己的手背看就已经尽全力了。

沙耶子她们走开后，我慢慢地，慎重地张望其他同学的状态。我们的学校是私立的女子高校，班上清一色的全是女孩，总共三十七人。除我之外三十六人。现在看来，沙耶子应该聚集了比我想象还要多的同学。也许她进行了周到的准备，找到了适当的时机后开始对我进行关系封锁的。和我眼神相对的人就像命中后目标就倒下的射击游戏一样一个个都低下了头，与我来自于同一个小学的曾经相信过的挚友，穂波也在这之中。

全班同学。我哪也逃不掉。最后我的视线只能落在写在黑板角落上的“今天的值日”，这芝麻般的文字上。

从这天开始，我成为了二年级b组的毒蛇。

不能和任何人说话。视线相交的话，对方就会把浮出轻蔑的笑容的脸扭过去，在走廊上相遇的话，就做出夸张的动作与我擦身而过。

开始与我说话的人，和一些说着“立刻停下这种闹剧”的人也存在几人，但不久后无论是哪个班级的哪个人都开始排斥我了。

理由什么的，完全没有。也许只是大家开始无聊了，然后又因严格的校规和成为二年级生后学习上的困难，大概感到忧闷了吧。所以为了消遣和失意时的发泄，将我排斥了，仅此而已的事情。

我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无论是背叛谁，欺负谁，还是让谁有不好的回忆，什么都没有做。

有点不甘心。这并不令人悲伤，仅仅只是不甘心，想去这样想。

仅仅只是怨恨的话，那还好。“你这种人我最讨厌了”这样排斥我的话，我也可以以“我才不会让步”这样，在大家的背后反抗着。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大家在笑着，看着变得孤孤孤单单的我，感到快乐。这是个游戏。单纯的恶作剧。我不管是生气还是哭泣，都会成为大家的笑料。明白了这点，自己感到胃痛般的不甘心，这份不甘心，还是让自己感到悲伤。

到第一学期的结束，我作为毒蛇的状态还在继续着。

对于终业式的那一天，我还是有点期待的。差不多就行了吧，这种事就告一段落吧。好像有人这样说过。沙耶子毕竟是三分钟热度的人，朱里因为期末成绩出乎人意料，心情变得特别好。如果穂波能说“差不多该结束了”就最好了。

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在班会结束老师走出教室后，沙耶子为了让全班同学听到般这样说道。

“不要背叛哦，背叛的话就让你和毒蛇一样。”

大家什么都没有回答并点了点头。我虽然默默地无视掉了，但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

明白了，更不甘心了。对做了无聊期待的自己感到可悲，对认为自己可悲的自己感到厌恶。但是我自己不能排斥我自己。要是这么做的话，我就要完了。也许这样做自己会轻松很多，但并没有这样的感觉。